

可能我有点儿过时——在消费文化似已成为主导文化的今天，我反对消费文化。

喏，打开电视，翻开报纸，划开手机，不是跟广告打个照面，就是跟广告撞个满怀。或帅哥故作深沉，或靓妹暗抛媚眼，或花言巧语，或五光十色。目的仅此一个：你要消费！捂着钱包干什么？甚至我国权威部门都兴奋地广而告之：国内消费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！你不可能渴望经济衰退吧？所以你得消费，多消费，大把消费！于是消费成了文化，成了消费文化。原来消费似乎跟“土豪”是拜把子兄弟，不知什么时候被贴上了文化标签。一如不知什么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被称为“老师”，所有公务员都被称为“领导”，所有女性都被称为“美女”……

既然消费成了文化，那么反过来说，不消费即没文化。于是，数量并非极少的人房不止一套，车不止一辆，电脑不止一台，手机不止一个，甚至有了个人专用衣帽间专用鞋柜。结果，花红柳绿的植被被掀开，抽穗五粮的庄稼被铲除，盖楼、建厂、筑路、增加停车位。问题是，你真的需要两套房两辆车两台电脑两个手机吗？套用村上春树的话，你真的需要穿皮尔卡丹、真的需要戴劳力士吗？你没有被商家忽悠了、没有被商业信息所俘虏吗？换成我的说法，你有没有被消费文化消费掉？

人们似乎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、忘了自家本来面目：我们只有一个身体、身体只有一双脚、一张嘴、一个胃。因而我们切实需要的，不外乎一室一桌一椅一床、一碗一勺一碟一杯。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或许你说，那是在两三千年前，如今都什么时候了！那么就说如今这个时候好了。例如今年4月去世的著名作家陈忠实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“陈忠实的创作道路”研讨会上称赞陈忠实一生甚

简，他对这个世界的生活需求可能只是一碗面、一支烟、一句秦腔，但他获得了生命对一个作家最丰厚的馈赠。（中华读书报 2016 年 6 月 15 日）换言之，陈忠实所需要的仅是维持生命和创作《白鹿原》的基本物质。莫言也有相似的表达，他说大凡要求维持生命以外的东西都是罪过。

也许你说古之颜回也好今之陈忠实也罢，所以执著于“一”，大概是因为没钱，消费不起。对了，台湾的王永庆你知道吗？生前可以说是台湾首富。但他的生活也很简单，日常吃的无非一碗南瓜粥、几片莲藕和半个鱼头而已。并说吃得越简单越有利于健康。实际上他也足够健康和长寿，仙风鹤骨，别有一种清瘦之美。绝非吃喝玩乐脑满肠肥的消费主义信徒，有可能始终没承认消费是所谓文化。

可别小瞧了“一”。老子《道德经》有言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”虽然这里的“一”另有所指，但老子提倡节俭和返朴归真是毋庸置疑的。“吾有三宝，持而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又云“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”——富贵了就骄傲奢逸，必自留隐患。这个隐患，在今天就是资源的过度消耗和自然环境的破坏。另一位大智者、印度圣雄甘地墓碑上的名言可谓异曲同工：“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，但不是他们的贪欲。”

实际上维持一个人生命也无需很多，自然完全可以满足。暑假回乡对此体会尤深。一架黄瓜两架豆角三棵西红柿四株青椒，大可满足一家三口整个夏天基本蔬菜需求。外加两块豆腐三个鸡蛋一斤米，以东北乡下集市价计，日常开销不出十元。

总之，生活可以很简单。剩下的时间精力看看书、写写诗、搞搞翻译、干干农活或发发呆，多好！

如何，你也不来试试？真的不赖哟！

林少华

生活可以很简单



所谓“个人爱好”，其实就是一种兴趣。一个人若对某一行当、专业、营生爱上了，产生浓厚的兴趣，加上持之以恒的钻研，久而久之，很可能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乃至专家大师。

拿我自己来说，由于从小投稿，长大就想当记者或报刊编辑，所以高中毕业考大学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新闻系，偏偏考不上（参加工作后我自学了全部“新闻学”）、分到大学学俄文专业，歪打正着，这也正好符合我当文学翻译家的理想，于是在校拼命用功，下死工夫背过陈昌浩编的《俄华小辞典》，门门功课都考满分五分；二年级时即有短小译作发表（幽默小品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），据我优异的学习成绩，按说至少是文学翻译家的培养苗子，可在毕业时，却被分到工业管理机关！……刚刚年逾“不惑”，好不容易巧遇跳至文学部门的良机，但又偏不让我从事喜欢的“新诗研究”专业，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做儿童文学研究工作……

长期以来，我国儿童文学成就不为世人所知，主要是文字翻译不力，特别是缺乏“中译外”的翻译人才。今年4月我的好友、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膺人称“小诺贝尔奖”的国际安徒生奖，据说翻译家的精湛译文起了很大作用。

我作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合格乃至优秀的、如今已然垂垂老矣的“科班”翻译工作者（业已出版 80 多本著作），对此真是感慨万端！

过去的日子里，我们不是没有翻译人才，而是培养了不用，白白被埋没掉了。

我们灿烂的文化、文艺、文学，有许多世界瑰宝至今不为人知，实在太可惜了！

希望有关部门在培养、使用干部时，充分尊重个人的爱好与兴趣，俾便将个体力量最大化，调动起所有积极因素，促进伟大中国梦尽快实现。



共和国摇篮（油画）范迪安

1981 年夏，我入学上海外贸学院，当我第一次到学校报到，感觉古北路的校址也太偏僻了，公交 71 路车把我放在了天山路古北路口，父母陪着我提着行李，沿着古北路一路前行，好远啊！到了学校发现，学校与农田相邻，于是就常常和同学相约，在晚餐后沿着仙霞路东行，到田野中散步、聊天；1984 年，在校读三年级，通过报纸知道经常晚餐后散步的地方要建开发区，叫“虹桥开发区”，开发区是干嘛的，不懂，建就建呗，想想应该不影响我们继续散步聊天吧。

转眼到了 1985 年夏，同学们都分配了工作，各奔前程。临别前，大家互相在各自的留言本上写下了给对方的祝福和联系方式，我的闺蜜兼室友给我留了一个“上海四川中路 49 号上海虹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”的通讯地址，我则拿到了一份位于外滩的某进出口公司的报到联系单。到了该去新公司报到的日子，我兴冲冲赶去，人事部门回复我：“欢迎你来我们公司，但因为你家在郊区，我们会先替你安排好集体户口和宿舍，再通知你上班。”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想想时间还早，顺道去看看我的闺蜜。到了

过去有古曲《梅花三弄》，传说源于东晋的桓伊，一弄如何，再弄如何，三弄又如何。由梅花三弄想到我这次回国的感受，也应了这个三字，不知是国内变化太快还是我变化太慢，在与人交流方面，多有迷惑之感，略括有三。

一曰反话正说。常听正话反说，喜欢的说不喜欢。黛玉看宝玉进门，带来北靖王的蓑衣，心中欢喜嘴上却说，什么臭男人用过的，拿走。老婆对老公开玩笑，给你个二奶名额要不啦？明明想要也得说，不要，只爱依一个。这种趣事司空见惯，是生活点缀。但此次回国遇到的反话正说却让我尴尬万分。

那日，刘立带我赴一饭局。席间有一袁姓者，此君身价数亿，言谈举止儒雅有加，颇似学者。他说他曾在纽约的森林小丘住过，就在奥斯汀街那家著名的匹萨店对面。这让我顿生他乡遇故之感。分手时袁君又说，九兄，过两天请你吃饭，咱再聚。我喜出望外，连声称诺。两天后没动静，再两天仍无消息。我问刘立何故？刘笑翻，哈哈，你太傻了。说过两天请你吃饭，只要没定时间地点就是人走茶

上海老城厢以环城圆路为界，以老城隍庙为核心。环城圆路北半环为人民路，南半环为中华路，早先是条护城河，上世纪初填河筑路铺上柏油，走 11 路无轨电车，到世纪末才改用汽车。同时，城墙也被拆除，留下大小（小）东门、大小（小）南门、老（小）西门、新（老）北门一批古地名，如今鲜有人知。老城隍庙曾经是上海县衙所在地，周围有官驿街、县左街、三牌楼、四牌楼、旧校场路，到本世

纪初随着旧城改造，这些路名渐渐消失在上海的地图上。

我家住在薛弄底街、土地堂路。据考是上海最古老的马路，距老城隍庙仅十分钟路程。城隍庙就好比在后门口，最难忘的当然是庙前广场的生煎馒头、鸡鸭血汤，馒头里的汤汁和血汤里的鸡鸭杂碎，想想都会流口水。



共和国摇篮（油画）范迪安

四川中路 49 号，抬头一看，英式五层楼的房子（实际是六层楼）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在楼下扯着嗓门大叫我闺蜜的名字，哈哈，她竟然听到了，从六楼探出脑袋并告诉我：“在五楼顶楼。”于是，闺蜜相见，分外开心，坐在吵吵嚷嚷的办公室，感觉这办公室也太挤了，一间不大的办公

室里摆满了办公桌，闺蜜悄悄地告诉我，有些办公桌是两个人合用的，闵虹公司刚分家，母体还在，生了个双胞胎——一个叫闵联，一个叫虹联，今后各自承担着开发建设经营管理闵行开发区和虹桥开发区的重任。

几天后，我接到学校来的通知，说是原单位因不能为我这个郊区生安排落户和宿舍，把我退回学校，学校让我去四川中路 49 号的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报到。于是我成了闵联公司的一员，每天和闺蜜一起上班，只是她在虹联，我在闵

上变化，可变化也太多了吧，还有可靠的吗？刘立劝我，九兄，为这点小事生气你就甭在国内待了，中国的事情都是在翻来覆去中前行的。我大呼吃不消，索性彻底取消了所谓参观计划。

三曰，这个三曰我找不着词，跟女人有关。刘立带我到梁女士家吃饭。这个梁女士拥有一处大四合院，中外西内，还带一间歌房。吃完饭大家唱歌跳舞，歌舞升平。

闲聊间，梁女士对我说，九兄啊，你特像我认识的某某某，特像我。我一时语塞，没作声。

事后刘立质问我，你什么意思，你为何不给人家梁女士面子？

我，我没有啊。废话，你不知她说的某某某是她以前的男朋友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行了吧你，她这么说是对你有好感，你怎能不理不睬愣

把她晾着，真让我里外不是人呐。刘立还说，他本想替我拉拉场子，多认识几个京城的名人，这下倒好，认识的不如得罪的多，九兄，你幸亏没回来混，否则连粥都喝不上。

是啊，我也深有同感。总说叶落归根，叶欲落，恐怕根不再了。

豫园了。九曲桥九曲十八弯，桥下是荷花池。每到盛夏荷花盛开，金色的鲤鱼在水中游弋，大人、小孩都喜欢将面包屑投入水中，鱼群便会蜂拥而上，也是白相老城隍庙的一大乐趣。当年豫园门票要二角五分，是个高大上的地方，进进出出都是老外，只能在门外看看。又听母亲讲，古代有位朝廷命官，是个百依百顺的孝子，一天老娘对他说：“儿呀，娘这辈子享尽荣华富贵，只是还没进过御花园。”御花园是内宫，别说娘进不去，儿也进不去。为讨老娘欢喜就仿造修了个豫园。传到皇帝耳里，朝廷便派钦差大人前来实地查办。那位官老爷连夜叫人修了城隍庙，把修园说成了修庙，方才蒙混过关。相传城隍庙建于三国时期，豫园建于明朝万历年，故事显然是母亲编造的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旧区改造如火如荼，老城隍庙浴火重生，旧校场路造了悦宾楼，小吃进了和丰楼，工艺品进了华宝楼……唯有城隍庙、九曲桥、湖心亭、豫园风采依旧，苦苦地厮守着这块土地。

城隍庙经九曲桥便是

联，我们像双胞胎，仍像在学校一样形影相随。

此后，我在四川中路 49 号，认识了我先生，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兼班长是我的同事，我们成家后，我才发现原来他还与公司同一天生日！世上真有那么多阴差阳错，机缘巧合，那么多的突然、偶然加必然，这就是我该遇见的缘分吗？然而缘分还在继续……

1992 年，闵行开发区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最后一站，同一年我儿子出生了。改革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，上海地产闵虹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成立了，巧了，那一天是我五十岁的生日。

在那么多连续不断的缘分中，我也曾经历了风风雨雨、磕磕绊绊，但我把自己一生中热情最夏天和丰收的秋天留给了开发区、留给了公司。我大半辈子的人缘、尘缘、善缘、情缘、姻缘都与开发区和公司有关，这样的缘分在前世要多少少年才能修成？感谢老天爷赐予我那么多美好的相遇！

第一次当解说员的经历令我难忘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闵行区故事